

XIAO MEN ZHANG

短篇小说集

小门长

徐岳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短篇小说集

小 门 长

徐 岳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[illegible]

目 录

小门长	(1)
聪明的秘密	(10)
三排十六号	(21)
小眯缝眼	(33)
爆豆儿	(42)
在老槐树生长的地方	(53)
比爷爷	(64)
瓦尔特和他的伙伴们	(79)



小 门 长

年轻的
张老师，经
管着新入学
的娃娃伙，
选 毕 班 干

部，还要大家再选一名特别能服务的人。

前些年，“四人帮”把教育战线搞得不成样子，如今除了四害，那些过去上了几天课，就逃了学的；念了两年书，没怎么揭过课本的；连同今年的学龄儿童，一呼啦都拥进学校。坐在后排的，小脊背都挨着后墙了，教室还是不够用。队里在村东头，腾出来一所做仓库用的旧祠房，临时改做课堂。这就需要选个同学掌管钥匙，每天早、午，开几回教室门。别看这事简简单单，却连着几十名学生按时上课的大事呢！吵嚷了一会儿，杨树叶儿似的小手，就全举给一个名

叫小卫的男孩子了。

小卫的妈妈来接我回家了。王明康 负责老问题

事不凑巧。小卫当门长的头一天早上，就去迟了，落在大部分同学后头了。当他走到教室门口时，等急了的娃娃伙高兴得一蹦老高。有一个竟敢大声喊：“门长来了！门长来了！”笑声中闪出一条路，让他去开门。“门长”这外号，从此就公开叫出去了。

这一回迟到，尽管谁也没有批评他，但小卫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心情。他看看钥匙，黄亮黄亮；他看看锁子，乌黑乌黑，也象闭不拢眼睛，有心事……

清早。下了早读，对同学要求严格的张老师，终于找小卫谈话



了。他先批评他早晨来迟了，没有按时开门，接着又说：

“开门这事，可不能小看！开迟了，你误一分钟，他误一分钟，全班五十个人，加在一起，要误多少时间？”

其实，小卫并没小看这事。他因太操心开门，昨晚眼一闭，无数金钥匙，大的，小的，就在半空飞，老睡不踏实。谁知临明前一觉，却睡得太死，等睁开眼睛，窗户纸白了！急得他算跑算扣扭门子，还是迟了。但在此刻，他把这一切经过似乎都忘了，心里只顾算老师说的这笔帐：五十个人要误多少时间……

虽然才开学，一年级的算术还没有教五十以内的加法，但是，每天清早，爸爸打钟时，一下一下，那么亮！他钻在被窝里，妈妈教他数。爸爸吃早饭时，还有意考他响了多少声哩！所以，百位数以内的加法，他也会。他眨巴着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刚要开口回答，张老师望着他那认真样子，笑了：

“以后可要按时开门啊！上课去吧。”

小卫没上学时，用的时间概念是极简单的，比如“一早上”，“半晌”等等。可现在，用的这“分”，又不是一分钱的“分”，多麻缠！五十分钟有多长呢？他带着这个问题离开了张老师。

第二天，小卫几回开门，都没有误时间。他很高

兴，主动找张老师，首先说明，如果他误一分钟，全班就要误五十分钟。张老师心想：我本是随口说的，他倒真的算了一笔帐。这件事小是小，却使张老师心里热呼呼的，格外喜欢这小家伙了，便表扬道：

“你今天责任心很强，没误一分钟。”

小卫赶忙照实说：

“老师，表扬要让给爸爸哩。要不是爸爸按时叫我，我说不定还会睡到太阳晒屁股呢！”

张老师问：

“你爸爸怎么会知道叫你哩？”

“我和他约好的。他打上工铃时，就把我叫醒，我就来开门。”

“噢——”张老师摸了摸这个老实疙瘩的钱钱帽盖。

小卫仰着脸，盯着老师问：

“老师，五十分钟有多长？”

张老师笑了：孩子到底是孩子。对傻孩子的傻问题，只有用傻办法来回答了。他耐心地亮出自己的手表，指着表盘子说：

“长针由这里走到这里，就是五十分钟。”

“五十分钟，能干啥？”又一个傻问题。

这回张老师吃了一惊，这傻孩子的心眼儿开得很

哩！

“五十分钟能干的事多着哩！”张老师想了想，慢慢地说，“就从咱们做教室的这旧祠房讲起吧。一九四九年，这里驻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团部。听老人们说，周围四乡八村的老百姓，被害得活不下去了，天天盼解放。果然，一天黑夜，解放军发起猛攻，一口气就把这个团部给解决了。从此，咱这里得到解放，来了共产党、毛主席，有了今天的好日子。这次战斗，前前后后一共用了五十分钟！今天，华主席领导全国人民，要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，让我们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。这二十年，不就是好多好多个五十分钟连起来的吗？你想想，一个五十分钟要干多少事情啊！”

张老师的话全说到小卫的心里了。他那黑白分明的眼睛一亮：

“爸爸说，我从上学那天起，就算参加了‘四化’，对吗，张老师？”

“对对对！”张老师用从未有过的喜悦目光，看着这个土娃娃，激动地说。

从此，张老师觉着只有小卫掌上钥匙他最放心了。从此，小卫也更加勤快了。清早，他穿衣，三下两下，就穿好。放了学，他立即帮妈做饭，风箱在灶

房里唱得格外欢快。妈都担心他把风箱杆杆拉断，不知儿子为啥变成个“急性儿”？有一天，她和儿子正在做一种全家最爱吃的饭——大豆儿腊八米饭。小卫吸着锅里“噗噗噗”喷出的香气说，“妈，我能吃八碗！”妈说，“好！你就吃上十碗！”但等饭刚舀到碗里下筷子时，那个“扎弹弓叉叉的小辫子”跑来，立在门槛上说，她要提前去做作业，叫小卫开门。小卫把刚端起的饭碗，往案板上一蹲，人就没影儿了。事后，妈才知道儿子当了个“门长”。娃跟他爸是一个脾性：捉上公事不要命。没法子治哟！

这是入冬来头一个落雪的早晨。张老师和不少孩子在教室外面等着。起初，那些好玩的孩子，还伸长舌头，捧着接雪花。后来，人差不多来齐了，还不见小卫来，孩子们全急了！那个曾经给小卫抱过不平的光头同学，——如今戴着黄脸脸帽子，焦急地抱怨说：

“他准是睡懒觉了，还不来开门！”

但是，开学来一百二十多天的事实，却使张老师有他的看法：不论是刮风，下雨，不论是学校映过电影的第二天清晨，或者是生产队休假的那天黎明，小卫从没有让任何一个同学等过他。常常有认为自己争得头一名的人，当他走到教室门口时，就会默默感到自己想错了。因为锁已开了，等推开掩着的门，就会

发现趴在桌上做功课的不是别人，是小卫。今天，飘了雪花，他会不坚持吗？不，他不是这样的孩子。他是一个懂得时间有多么贵重的孩子。他的责任心，他的恒心，都曾使张老师从心底里佩服过的。

那么小卫为什么还没有来呢？昨天晚上，小卫已睡着了，一个同学跑来说，他要进教室取他的小算盘，叫门长去开锁。小卫满足了他的愿望。但因当时急着胡乱穿了衣服，回来时，西北风搅雪，热身子着凉，下半夜便发起高烧了。鸡叫以后，他嘴唇焦燥黑红，眼睛偶尔睁开，已不是黑白分明，仿佛充满了雾团。白天，被棉衣裹着的小肚皮，本是滋柔柔的，现在却变得硬鼓鼓的。妈用她的脸颊，挨了挨他的额头，吃惊地说，“哟！象个火蛋儿！”他不时昏迷过去。爸爸急得立坐不安，只等黎明，好抱他出外看病。东方灰厚的天空，终于薄了，白了。爸爸急促地打过钟，回来要背小卫去看病。小卫紧闭着眼，搂着肚子，不让爸爸背。焦燥黑红的嘴唇一张一张，吃力地说着两个模糊不清的字。爸爸妈妈先听不清，后来才明白了是“钥匙”。妈妈赶忙从小卫腰间，解下带着白链链的黄钥匙，朝他小脸蛋上冰了冰。小卫勉强抬了抬眼皮，断断续续地说，“妈……门……”他在又一次昏迷中被爸爸背到公社医院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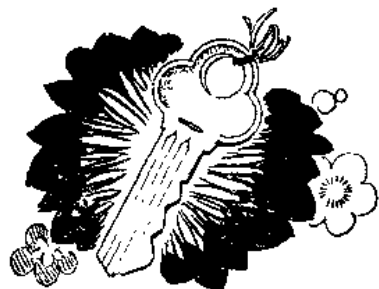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早上代替“门长”的，自然是妈，也是她看着张老师和孩子们难受的脸色，报告了这个不幸的事情。

那个“扎弹弓叉叉的小辫子”，眼尖手快，从小卫妈手里抢过了钥匙。金蛋，铁娃，猫勤……立即一个接一个地相约好，挨个儿抢着掌管钥匙。

这天早上，张老师领念一句课文，“好好学习”，“天天向上”，同学们也跟着念一句。那声音比任何时候都亮，都齐，都有劲！

也许同学们想着：这读书声，你飞吧！飞进公社医院，我们的小门长就会听着的。让他知道，教室门开了。让他知道，我们正在用功读书呢！

也许张老师想着：孩子们读得真乖！你们现在有一把开教室门的铜钥匙，党希望等到将来，你们都能有一把打开科学知识宝库大门的金钥匙呢！



聪明的秘密

一 伤脑筋

明娃真贵气，有婆婆，还有老婆婆。

老婆婆，在家里的辈儿可高啦！就是爸爸妈妈，也要叫她婆婆哩！

再说明娃的贵气。比如他七岁了，已当了学生了，那没牙齿、包包嘴的老婆婆，天天早上还要给他穿衣服。晚上，她还要睡在炕边沿，挡着明娃，怕他滚到脚地，吓得长不高了。你再听听，老婆婆给他起了多少娇贵的名字：什么“黑狗娃”，明娃长得黑一些；“猫蛋儿”，明娃嘴馋一些；“长毛马驹驹”，明娃头发很黑很旺；“牛犊娃娃”，明娃爱蹦来蹦去。老婆婆虽然这么叫他，疼他，爱他，却不能帮他写那个弯来拐去的“b(玻)、p(坡)、m(磨)、f(佛)”。她甚至说，她一辈辈还不会这么说话哩！这使明娃伤透了脑筋。

明娃也是个有志气的“长毛马驹驹”呢。他想：老婆婆快八十了，还不会“b p m f”，可见这家伙就是难！不过，我有决心，要到八十岁了，保证学得滚瓜烂熟！

天真的“牛犊娃娃”，你光知道撒欢，尥蹶子，玩。这“家伙”是必须在一年级就学会的。你那决心一下差了七十多年呀！

是的，老师也这么说了。明娃暗暗下了几次保证，可他考的分数却老使他丧气。不过有一回，实在不错，卷面右上角一个红“8”字，首先跳进了他的眼睛，还没等他痛痛快快的高兴，红“8”字前面那个“5”字就扫兴地来了。明娃实在有点泄气。自后，他再也没有考过这样的好分数了。

老婆婆的“黑狗娃”，很伤脑筋！

二 幻 想

这孩子，到底是个有老婆婆的孩子。

他听过不少古老的故事。这故事，常常给他帮忙，帮他幻想。他希望有只金龟子，就象老婆婆讲的：

——从前，有一个秀才考状元，忽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一只可爱的金龟子，唱着动听的歌：

嗡嗡嗡，嗡嗡嗡，

觉儿睡得香香的，
鼾声扯得长长的。
嗡嗡嗡，嗡嗡嗡，
墨儿磨得香香的，
文章写得长长的。

金龟子一边唱歌，一边爬在砚台里，给自己的爪上沾了墨，接着就跑到秀才的卷纸上，东爬爬，西爬爬……。不一会，等秀才醒来，原来是个梦。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待要低头答卷时，发现卷子早已答好了。他念了一遍，果然是一纸漂亮的文章。他偷偷笑了，于是中了状元。

那只好心的金龟子不来，明娃在田野里见过的许多金龟子，也没一只肯来帮他的忙。他想：大概怪我考试时没有睡觉吧！老师很严厉，她那眼镜背后藏着的眼睛尖极了！怎么敢睡呢？还有那“牛犊娃娃”脾气，蹦一天都可以，若不是黑夜，要他合一时时眼却不行。就是不行！

三 得着了真法

既然金龟子不肯来，明娃也就不想它了。

明娃家住在村子东头。西头有个小女娃叫菊菊，和明娃同岁，同天上学，同在一个班。这女娃考试，

回回是满分。他很羡慕她的聪明。

人是怎样变得聪明的？他想不出来，菊菊也说不清。老婆婆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，连爸爸妈妈，隔壁两邻的人都很尊她；更何况她肚里还有那么多的故事，——保证谁也不会讲，明娃自然更尊她。明娃有疑难，自然要去请教老婆婆。

“你说呀，人是怎样变得聪明的？”

老婆婆的包包嘴，紧紧地包着。

明娃急了，便改口大声问：

“老婆婆，你听下了么？人家菊菊为啥聪明？”

没牙齿的嘴巴费劲地张开了：

“人家他爸坐学，是教书的先生。”

“不对！不对！我们班上有的娃，和她一样聪明，他爸咋没教书？噢！噢！”明娃抽着脸，憋着嘴，白着眼，耍鬼脸。

“菊菊聪明是天给带来的。”老婆婆又找了一条理由。

“不对不对！菊菊能从那么高的天上跳下来？聪明能装在衣兜里带着吗？”

老婆婆说不清了，慈善地笑了。

她不能叫“黑狗娃”把她问住。想呀，想呀，有一天，老婆婆想出了一个传说。她讲给明娃听，说是